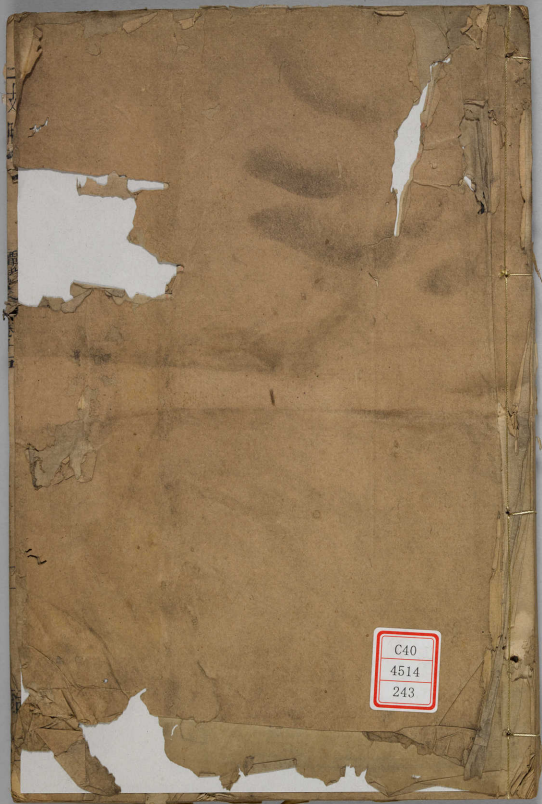




C40
4514
243

丁翁上座元叔及有
家書畧云武州蒼雲山
我微築塔院庫府中永
為學者不敵許出院內
當山一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非韓中

第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始眎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爲道德謂韓子如此當絕
不識儒之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貳過論曰聖人
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又引中庸曰自誠明
謂之性自明誠之教又曰皆謂不能無生於其
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之道差爲過耳夫中庸誠
明者真仁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源也如此韓子固

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故棄之而不言也
謂人不足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可忽歟或將匿善
而不盡言耶子固不可匿善也是必韓子徒見其
誠明中庸之語而心未通其理乎然理最爲幾微精
審而不易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於此獨與顏淵
乃曰其殆庶幾乎而顏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韓子
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何尚其文字前無後
有自相反亂是可謂至其至乎心不達誠明中庸至
理雖益著書可傳以爲法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爲性而
著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何也
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
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
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
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及焉其於四
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謂上焉者
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爲善惡也
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及之也下焉者惡也

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爲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善惡之者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說耶嘻韓子惡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

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卽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然利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別耶但其所知有遠邇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爾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爲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爲善習而卒易者亦唯是下愚絕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爲善爲惡也是亦聖

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苟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爲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旣曰性相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遽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勸其語遂以爲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

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爲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爲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爲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著在乎情而始處性之邊徼也韓子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爲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
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物而動性之欲
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
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
性如此之效白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爲其說雖
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
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
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爲狂
爲悖爲邪爲佞爲貪爲惑鮮有成其德性者也豈堪
立言垂法者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僞而傳之其
人吾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
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
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
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
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
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

欽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爲言之不辨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祭統曰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蓋分辨乎人與禽獸草木異矣韓子雖曰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者欲以別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其實謂人與夷狄禽

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尔是必欲異乎他教之說也然韓子如此而異亦猶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果何能爲異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淆蓋不足爲訓也韓子苟謂人爲血氣之主彼夷狄者亦人尔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耶然禽獸亦非人爲之主也萬類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長者也天下何有禽獸馴狎人而爲之主耶彼韓子苟恤乎夷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爲之原人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同其

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爲生之道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爲本政曰周之政文旣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又曰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韓子此說豈非厭以文之

過惡爲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佯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爲化其言不端倪令學者惑之韓子苟欲如三王之政則三王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道耶苟欲如三王之無爲其茫乎天運窅爾神化則類乎老子之所謂其道德者也如古之君天下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道者莫盛乎伏羲神農黃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當譏老子謂其道德而爲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說果私則韓子斯言烏得爲公耶韓子爲書何其不思不審而如此

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爲法

第六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爲其辯之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古之君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或救字以鬼者謂其多威儀倡乎事鬼神者也况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之爲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韓子爲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此謂麟爲孔子出孔子知麟麟爲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爲不祥者也韓子之所謂何其未識經也麟所以興春秋苟不能發明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學者亦能辯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尔言麟謂孔子出者苟取雜家妄說無經據謬論也韓子爲知聖人稱麟非徒爲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盖以麟鳳四靈大率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

四靈以爲畜孔子之時周室積衰王道已絕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故其書起於平王而絕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說漫漶不決旣曰麟爲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感嘉瑞而無應旣無明王何以感其出耶此盖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郊謂其逼王城也極謂其樵薪之淺叢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所畜養也此言處乎近郊樵薪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盖魯之大澤也其荒遠

險絕眴楚之雲夢吳之具區皆天下所謂十藪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爲魯搜而致之豈感而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爲麟之出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爲謬矣聖人豈謬乎哉經曰西狩獲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筆此非善之之謂也春秋凡稱獲者不單訓於得盖兵戈勦勁得勝之謂也經曰獲晉侯之例是也今日西狩者盖惡其非時而暴物也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修春秋立言爲素王之法麟乃應之或曰興者爲瑞亡者爲災謂麟爲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傳所

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爲素王其誣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不爲歎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謂聖賢進退語默動有師法不宜與常士相浮沉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尹周之末憂天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如孟軻雖然皆以禮聘而爲政不聞以書自舉而求其用也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

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陳子謂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云云夫古之聖賢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道也此其所以爲聖賢也韓子旣不能守道而貴義如古之聖賢也又以書而自舉於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氣自道可也烏得躁以忿遽非人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又曰今之矜者忿戾韓子推周公之事而較

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輒誚其政非躁乎自舉不得而責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

不急爲也陳言而伏也者謂儒有所陳說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靜而正之也者謂雖不得命必靜而守之正不以傾躁也上弗知麤而翹之又

不急爲也者謂已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顏色粗畧而發之不必急暴而爲也聖人如此之謂盖欲人遵禮而遠辱也遵禮所以爲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爲純儒而其所爲反聖人之法如此可謂真儒乎不唯不至於

儒亦恐誤後世之人失禮而招辱也韓子之書欲其朝廷因已爵祿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克詘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節而賢過韓子者如傳說諸葛亮輩傳說諸葛亮豈止因人而遽來徻徻然以趨祿利耶此猶畧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聘而致之有爲者也况有沉名絕迹逃越世網者耶盖有視分國如錙銖而不臣不仕若秦伯伯夷者雖爵命百返蔑如也韓子亦何能誘而致之乎吾恐韓子之策未必能爲國家取其至賢者也韓

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則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問也韓子徒畧孟子之言畧或作採而不能以盡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爲人之所賤者也今韓子自薦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爲諭何忽自彰其失禮亡義也哉吾聞古者欲有所見唯以其所贊而前天子則贊鬯諸侯則贊玉卿則贊羔大夫則

贊鴈士則贊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載質不聞以書而見其上者蓋後世者之苟爲也漢孝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朔之徒矜誕衒鬻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子謂自鬻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然而孰嘗以此而爲媿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愈甚學者以藝相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溫良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又從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

輩宜倣其所爲也如此不唯益損其風教抑又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時而爲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後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責其時之宰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身卽謂隨時而責人卽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爲意耶然聘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尚聞以禮而詔其隱者也豈有遺聖賢而不聘耶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已知求爲可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爲對禹問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少時著評讓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說其後審思之卽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說唯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謠者不謳謠益而謳謠啓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益讓啓天下遂奉啓以爲君

此始明禹未嘗自以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楊雄雖皆言傳授之事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惟韓子踈謬不討詳經史輒爲此言假謂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者以其時爲大同謂大道旣隱天下爲家者以其時爲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爲公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爲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旣爲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爲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爲賢也安得不劣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

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爲其言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卽不爭爭卽不得所也憂猶慮也慮猶憂也其爲義訓亦何以異乎大凡爭鬪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旣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爲得也旣與之子安得制其不爭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昇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寒泥輩紊絕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夏政繼禹之道也所謂不爭安在耶

夫禹聖人也豈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韓子雖苟爲此說而不累及夫禹乎語曰巍巍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迂踈固不足發明乎聖人之意此乃謂舜禹雖有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有所讓也不幸禹之禪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承而有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列禹於三代之端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而堯舜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與賢與子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爲計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賢而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

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得也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之賢時當與子則聖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順乎時數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爲後世強計而與其天下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禮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曰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韓子之說無稽何嘗稍得舜禹傳授之意歟嗚呼謬哉

第十

韓子旣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封禪謂

已文章可以振錫功德編乎詩書而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人主遽爲况乎在其斥逐齟齬而輒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爲私書贄不唯能慎盖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若夫封禪者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其甚乎漢之孝武其事勢雄侈貲費盖百巨萬禮度與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舜典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之義以傳會其

說倡是而非殊不得實復援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王之書也漢書稱倪寬議封禪曰然其薦享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爲書盖避其當時依違不敢灼然是非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之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爲正後世宜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舊事以俟乎後世之爲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楊子雲之徒徒

善著書是非今古萬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雖稍辯之欲警隋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畧於穆後世如有功德不克符瑞未至輒以其法而苟爲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侈夸誕者以事其君乎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較太宗之時而然後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獨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尚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

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雖缺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修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爲暴虐之主而漢文爲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可謂聖賢有道之君者也而章武之時其治道功德符瑞其勝於太宗乎不直不勝亦恐不及正觀之風遠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秦漢之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而爲之者也是故其書曰封禪卽不死黃帝是也又曰上封則能僊登天

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感神仙長生之說引方士柳泌服餌其金丹而爲患殊甚况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逐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免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斯謂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遷謫介其意二子如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既勇於言事方降爲郡吏乃舉動躁妄矜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孫子白樂天也遠矣

第十一

韓子與馮宿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比楊子雲爲太玄之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因謂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不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

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

已上皆退之文

吾視此未嘗不撫書

而爲其太息謂韓子可賢耶何其爲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欲與人爭彊乎聖賢唯恐道不明而不治故爲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與人爭彊也不爭而乃有所爲耳夫以其所爲而與人欲爭彊鬪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尚也聖賢如此而爲其去衆人也何遠哉其道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是其人有知遂自服而尊美也豈有爭之而得人尊美乎自古著書而其文章炳然藹如也孰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聖人豈以

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爲強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彊乎韓子師儒爲言不類其法不亦悞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修身養神之方出師用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問其人豈非以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勝之乎又况其所尚以不爭爲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爲

太玄乃以一生三爲創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謂一
生二二生三者也

此說見太玄解義

故子雲曰老子之言道

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旣出於老子而謂玄勝
老氏亦其未之思也然桓譚豈爲能知子雲乎而韓
子乃援桓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
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此又韓子之大謬矣
若雄之太玄設方州部家四位者乃易之四象六畫
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四十二表
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七百二十九贊
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

生尅不出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
極之道而雄之書大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
事則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亦曰以爲經莫大於易
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吾嘗治
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存者六氣五行三
才七政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
五神五音十二律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
蓋聖人含章天機秘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
輒分爻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子雲蓋得意於焦氏
其分爻也復叅之以渾天之法然其巧思推數自起

其端爲位爲首爲賛以鈴乎一歲例易以占天人之
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河圖洛書以成之盖天地自
然至神之法非聖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
明之雖其時世更歷三古藉聖人發揮者九人焉唯
伏犧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雲之書其始何出而
何得之其爲書之人何如於伏犧文王仲尼乎然玄
之法盖出於人之意思經營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
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子雲之賢不及伏犧文王
孔子雖童蒙亦知其然也而韓子以侯芭爲頗知之
而謂玄勝易何其惑之甚也晉書謂王長文嘗著書

號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
是亦可謂勝易乎彼侯芭者尚不知其師之所祖述
何妄爲之說掩抑聖人之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
事也此足以識芭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
而知其爲人也韓子於此當辨斥之以尊證聖人之
道可也乃更從事其說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當尔
耶吾恐以文爭強而後生習爲輕薄人人無謙敬之
德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嘗謂楊子因易以成
書其謂述之可也不應作經自爲其家與夫大易抗
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尼猶

不敢作子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楊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潮陽舟過洞庭湖懼謫死乃求祐於黃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徇邪斥佛何遽乞靈於婦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子禱之其亦有所未合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具禮物

祀之爲書以誌其事夫黃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巡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有所見皆雜家或辭或志非六藝僊載舜典唯曰陟方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他書或曰二妃葬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子自負師經爲聖人之徒當此宜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訛可也反從事而益爲其說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二妃其事未正復非已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譴何苟欲鬼神之福

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韓子爲處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句龍弃比而校其祭禮之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社稷與句龍弃其詞曰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爲尊唯魯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之無屋與孔子校其榮何其不知經之如

此耶夫孔子者自以其教爲儒者之先聖固當享其釋菜釋奠之禮烏可以句龍弃等比功德乎是又韓子其評論之謬甚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校訛

六紙十五行

敷當作叛

十二紙二行

上北誤作在

十五紙二

十行

傳當作附也

二十一紙二十行

所北誤作而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貫刻

鐔津文集卷十五

荆溪釋慧慈對金陵傳文貞書進賢傳汝權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非韓下

第十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韓子爲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
刺臂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
人行又曰愈旣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從少府請
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馬
彙者蓋北平郡王司徒馬遂之長子也司徒公之薨
者乃其在父之喪也刺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當

辯乃從而稱之韓子始始識知乎佛經歟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而孰可報之今曰期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居喪有過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掇其大者以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者韓子亦欲人皆勸而從事于佛乎吾考韓子爲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著文其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至此乃善彙爲佛氏之事豈韓子既壯精神明盛始見道理迺覺佛說之爲至耶其後之雖稍辯佛如辨佛骨事也將外專儒以護其名而內終默重

其道妙乎不然何徹至老以道理與大顛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大者也其可毀乎毀之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道先擯佛何其太過而行狀推佛何其專也歟韓子固亦不恒其德矣注韓子爲進學解謂其賜斥佛老矣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爲韓子與李紳爭臺參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見愈之性愎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及貶韓子論京尹不臺參荅友人書而其氣躁言厲爭之也噫韓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際乃若此唐

之典故御史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其朝廷也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之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夫固高於中丞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諍端矣韓子見幾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舊儀何乃使之輒爭春秋時臧侯薛侯朝魯而爭長孔子惡其無禮書之遺左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縱不能見幾稍悟豈不念春秋之法而懼之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子自謂專儒毅然欲爲聖人之徒是亦知

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遠相致者在醜夷不爭者又曰君子矜而不爭者韓子與公垂平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才而薦諸陸員外者及此正可推讓以顧前好乃反爭之喧譁于朝廷而韓子儒之行何有故舊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廷優於韓子詔獨免其臺參韓子自當以不敢虧朝廷之令式固宜讓第恭其禮貌日趨於臺參彼李紳識者豈不媿且伏也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媿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

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諸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識不至耶。昔廉頗不伏其位。居藺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有器識。臨事守大體。太史公謂退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於韓子遠矣。漢孝景之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已。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韓子當時雖幸無御史之責。今其垂之史書而取笑萬世之識者。其又甚於安國之讓也。慎之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爲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而逝。吾以爲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卽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况昆蟲歟。謂鱷魚去之。吾恐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要自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與之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強爲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見韓子謂大顛實能外形骸而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尔亦何免已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

爲福得性如法不爲外物所惑爲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游其預談理論性已厠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以爲感乃復云云吾少時讀大顛禪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爲道大顛卽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諭旨其弟子三平者遂擊其牀大顛顧謂三平何爲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卽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驗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欲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笑耶大凡事不知卽已不信卽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

其師恐毀其法君子處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禰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是豈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捐身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

大患以神道設教者也其爲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卽與不專此不蔑彼韓子徒見佛教之迹不睹乎佛教聖人之所以爲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譴議知佛教可以一矣此固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也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云云此乃韓子疑之之甚也旣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可輒便毀佛耶其間巷凡庸之

人最爲無識欲相詬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酷詆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幾不若彼間巷之人爲意之審也謂佛爲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况君子小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况疑之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

知詣理理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助理當則天地自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爲呪矢而賴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嘗彷彿見乎聖人之心耶劉昫唐書謂韓輩抵排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謬也矣

第十八

昔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久之其諫爭未見衆皆以虛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遂作諫臣論非

之其意亦以城既處諫官而使天下不聞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爲乎逮城出守道州以善政聞而韓子爲序送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賢城所治爲有道之國特比漢之黃霸爲潁川時感鳳鳥集鳴之賀余小時眎此二說惟韓子議論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後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能知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有大志其未效之時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謂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濬果立功於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顏初碌碌於行伍人未之識獨

裴中立稱其才於憲宗不數日奏光顏能大破賊兵晉時戴晞少有才惠人皆許以有遠致唯嵇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晞果以無行被斥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稽羊裴晉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賢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聞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衆人之相譏豈前旣不賢其後因時之所美而隨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尔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眎唐書見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爲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知陽耳韓子謂元宗

居諫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之上九與蹇之六二交辭以折其行事此陽氏居官自有王臣謇謇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正避御諱元之初諫官紛紜競言事細碎者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此亢宗自山林以有道詔爲諫列固宜相特而發烏可如他諫臣斷斷遽騁口舌以重人主厭惡詳亢宗在官而人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盖用禮五諫之義而其所發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輒見其五諫也者曰諷曰順曰闕曰指曰陷也諷諫者謂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之也順諫者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闕

諫者謂眎君顏色而諫指諫者謂質指其事而諫陷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爲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國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氣厲激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直諫直諫豈不爲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尚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子盖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爲黨傾覆宰相

大害國政亢宗不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閣下一疏論其姦邪天子果怒欲加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僅免然城諫爭法經緊緩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二弟日夕痛飲客苟有造城欲問其所以城知其意卽坐客強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發語此足見陽子居官其意有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陽子之意韓子何其特昧而遽作論譏譏輒引尚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子不知經也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維我后

之德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所以嗚呼也者蓋慨嘆凡臣於人者咸皆順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不爲良臣大能昭顯其君之德也孔安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入則諫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獨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陽子立朝爲諫議大夫其位豈甚下其官豈甚小入則諫出則不使人知豈不宜其所行孰謂不可耶夫諫爭自古罕有得其所者漢之善諫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尚忤觸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賴文武賢主而納諫其後薛廣德朱雲劉輔輩激怒天子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

韓子固當推之以教後世可也更沮之謬論如此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二帝三王羣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閑曰今閒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繆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韓子爲此說佀知佛之法真與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不惡死也夫解外繆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汚嗜欲淫惑百端皆其謬妄也繆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乃潔靜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靜爲天下正斯言佀之夫性命既正豈必在閑輩待其死而更生爲聖神爲大至人耶卽當世自真可爲正人爲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與閑之言其原道乃曰絕

撰述
金清文集卷一
爾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也夫清靜寂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繆妄情著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韓子爲書不復顧前後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末學心不通理昧之以謂韓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手迹以至終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識韓子爲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閑而言自閑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爲益於世意苟有益於世而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益於用而不言也謂韓子聖賢之徒安得爲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二十一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謂近世韓子作原道則崔豹荅牛享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雄逐貧賦作論佛骨表則劉晝諍齊王疏雖依稀若此愚未功過然余生論不足校其是否其送窮文謂窮有鬼窮鬼蓋委巷無稽自謾韓子爲文此縱然如其鬼相睹何其怪乎韓遂託斯以自諭何取諭之不祥也若韓子之智知學文_{知或}之字與其文乃資鬼而爲之韓子豈自謂誠明人乎君子之言法言也謂可以教人而君子乃

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韓子如此何以教人耶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韓子果窮尤宜以君子固守烏可輒取陋巷鄙語文以爲戲耳

第二十二

韓子爲歐陽詹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又曰其於慈孝最隆也而唐人黃璞傳詹謂其以倡婦一動一作勵字而死而譏詹不孝乃引孟簡哭詹詩曰後生莫沈迷沈迷來其真璞詹之鄉人也評詹固宜詳矣檀弓曰文伯之來敬姜據牀而不哭以文伯多

得內人之情而嫌其曠禮也況以婦人之死而遺其親之恨者也韓子稱詹之孝隆不亦以私其黨而自欺乎不亦不及敬姜之知禮乎

注詹之所以死者亦見於太平廣記

第二十三

韓子爲羅池廟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其事神在韓子當辯乃從神之而張其說何其好怪也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子乃余豈不與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韓子爲毛穎傳而史非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韓子非侮乎玩耶謂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韓子論佛骨表以古之帝王運祚興亡其年壽長短校之謂無佛時其壽祚自長事佛則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謂其事佛求福廼更得禍以激動其君也當南北朝時獨梁居江表垂五十年時稍小康天子壽八十六歲其爲福亦至矣春秋時殺其君者謂有三十六彼君豈皆禍生於事佛乎韓子不顧其福而專以禍而誣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亂臣竊發雖天地神祇而無如之何豈梁必免耶此韓子未識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禍福報應者善惡爲之根本也佛之

所以教人修福其正欲天下以心爲善而不欲其爲惡也猶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爲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佛之意正余但以三世而校其報施者曾氏差不及佛言之遠也故其禍福之來自有前有後未可以一世求苟以其壽祚之短謂事佛無效欲人不必以佛法爲則洪範以五福皇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王之道何則孝文爲天子纔二十三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卽位方十六載年四十八而死其曆數也皆未及一世其壽考也皆未及下壽豈謂孔

子所說無驗而卽不從其教耶嗚呼聖人爲教設法皆欲世之爲善而不爲亂未必在其壽祚之短長也韓子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命來朝陛下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云云此韓子蔑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靈獻智亦真古之聖人也又安可槩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同校也雖中國之聖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歲而其骨不朽況復其神奇殊異有以與世爲祥爲福耶此韓子亦宜稍思而公論也昔

有由孔子之履與王莽之首骨者累世傳之至晉泰熙之五載因武庫火遂燔之夫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聖人也大惡者莫若乎王莽之不肖也前世存其迹而傳之蓋示不忘其大善也畱誠其大惡也古今崇佛靈骨者其意蓋亦慕乎大善也若前所謂不過禮賓一設者是乃示其不知禮而待人無品也借令佛非聖人固亦異乎異域之衆人者安可止以一衣一食而禮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國而中國者以賢人之禮禮之彼季札由余第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靈而不測者也至使其君待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

者也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謂不可揚君之過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爲惡也韓子乃當婉辭而密諫况其君未果爲惡烏得訐激而暴揚其事乎昔魏徵能諫不能忘其言書之以示史官而識者少之馬周垂死命焚其表草曰管晏彰君之過以求身後之名吾弗爲也而君子賢之若韓子之諫比魏徵則未必爲當留其表使世得以傳其爲謬固又過於徵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馬周之賢遠矣又况君之所爲未至爲惡而暴表論之乃見斥流放抑留其說以自彰其識智膚淺播極醜于後世也嗚呼

第二十六

韓子上于頤書稱頤若有聖賢之言行乃曰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乃引楊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然與頤列傳相反不亦謏乎

第二十七

韓子斥潮州其女孥從之商南層峯驛遂死其後移葬韓子銘其壙恨其路死遂至罵佛因曰愈之少爲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瀾漫夫華夏有佛古今賢愚雖

撰述一
金澤文庫
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爲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獨以爲鬼亂治韓女自斃何關乎佛而韓子情泥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測之聖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王五帝三皇之言聖者也宋文帝謂其羣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則垂致太平韓子叢蔽而固不省此言也又其作詩送澄觀而名之詞意忽慢如規誨俗子小生然澄觀者侶是乎清涼國師觀公謂詩詞

有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又云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或云別自一澄觀者夫僧儒於其教名以道德道德尊故有天子而不名高僧唐之太宗以公稱玄奘是也傳曰盛德之士不名太宗豈用此法耶然春秋書名非善之意也旣贈之詩特名呼而規刺之豈其宜乎縱非清涼國師已不當然果在觀公益不可也若觀法師者自唐之代宗延禮問道至平文宗乃爲其七朝帝者之師其道德尊妙學識該通內外壽百有餘歲當其盛化之時料韓氏方後生小官豈敢以此詩贈之是必韓子

撰述
以觀公道望尊大當佛教之徒冠首假之爲詩示其輕慢卑抑佛法之意氣而惑學者趨尚之志耳非真贈觀者也韓子雖漫然不顧道理可否橫斥於佛殊不知并其君與其本朝祖宗而辱之也禮不敢齒君輅馬蹙其芻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之車乘卽下尊敬其君故也適韓子乃特慢忽其君之師天子嘗所禮貌之者其於禮義何若也如德宗皇帝誕聖節賜輦延之內殿談法廣敷新經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誠於羣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詞典而富扇眞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

爲國師之號然法師道德位貌若此尊嚴可侮而失禮君師之德義乎不唯無禮其君師與朝廷抑又發乎後生小子輕薄之心吾知而今而後天下不遵禮義忽慢道德之士其輕薄之風自韓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韓子荅崔立之書曰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顛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以至云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

幽光吁韓子所謂作唐之一經過也古之立書立言者雖一辭一句必始後世學者資以爲法其言不中則誤其學者周書武成出於孔子之筆序而定之其曰血流漂杵孟軻猶不取而非之謂其不當言而言之過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藝之文尚不自謂爲之經稱經特後儒尊先聖之所作云尔昔楊雄作太玄經以準易故也而漢諸儒非之比之吳楚僭號稱王者也今韓子輒言作經何其易也使韓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書猶宜待他輩或後世尊之爲經安得預自稱之雖其未成比之楊雄亦以過僭矣其曰誅姦諛

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乃善善惡惡褒貶之意蓋韓子銳志欲爲之史耳及視其外集荅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爲而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乃引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特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於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

一本止畧引司馬遷范曄左丘明等三人

然以此爲尤韓子何其勇於空言而怯於果作可笑也誠前

所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斯狂妄耶

第二十九

韓子謫潮陽與方士毛于姬遇遂作毛仙翁十八兄序謂于姬者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不猶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駛駟信乎異人也然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卽掃廳屋候兄一日歡笑韓子乃信其說謂果若如兄言卽掃廳屋候兄者卽以兄事之自列於門人也當此韓子何其不知命而易動如此也縱于姬之言果驗如神在衆人當聽而奇之韓子自謂專儒頡頏爲聖賢之士固宜

守聖人之道也語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謂君子明故不惑知命故不憂勇於義故不懼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亦皆推乎聖人性命之道無俟於苟也烏得不顧此而輒如衆人惑於毛生乎韓子自顧爲學聖賢之儒如何耶苟其道不至安可以學聖賢自負乎韓子前作謝自然詩而譏斥神仙異端者語句尤厲今方降爲郡乃自衰變動尤惑兄事仙翁異人帖帖然願欲伏爲其門人掃洒廳宇以候之憑其言而望脫去遷謫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難行乎

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韓子於聖人中庸得無媿乎

第三十

余觀韓子之書見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辯之近聞蜀人有爲書而非韓子者方傳諸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未覩乎蜀人之書吾益言之恐與其相重姑已劉昫唐書謂韓子其性偏僻剛訐又曰於道不弘吾考其書驗其所爲誠然耳欲韓如古之聖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弟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若韓子議論如此其道可謂至乎而學者不復考之

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譏沮佛教聖人大酷吾嘗不平比欲從聖賢之大公者辯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毀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已五十者且鄰於死矣是終不能尔也吾之徒或萬一有賢者當今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吾書貢而辯之其亦不忝尔從事於吾道也矣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校訛

十紙二十行

外繆韓文元本外膠

十八紙十二行

始當作貽

音釋

醺於見切

佞

奴丁切 諂也 又奴定切

顗

余頂切

纂

子緩切 組類也 駿公

切金駿

虬

渠幽切 龍兒

緹

音侯氏 音支

懼

來切 懼慚也 切羅

殉

辭峻切 用

人送也

覲

達寂切

翦

吐孟切 翦不也

篋

口叶切 篋筒也

數

所角切 頻朔也

栖

音移

遑

音皇

氏

音支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十六

松陵釋宗遠對金陵傳文貞書

南昌萬志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十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古律詩共六十首

三高僧詩

并叙

唐僧皎然靈徹道標以道稱於吳越故諺美之曰
雪之晝能清秀越之澈如水雪杭之標摩雲霄吾
聞風而慕其人因諺所謂遂爲詩三章以廣其意
也

雪之晝能清秀

畫公文章清復秀天與其能不可鬪僧攻文什自古

有出拔須尊畫爲首造化雖移神不遷畫公作詩心
亦然上跨騷雅下沈宋俊思縱橫道自全禪伯修文
修或揮字豈徒爾誘引人心通佛理縉紳先生魯公輩早
躡清游慕方外斯人已歿斯言在護法當應垂萬代
越之澈如冰雪
澈公之清若冰雪高僧天資與人別三十能詩名已
出名在詩流心在律不殊惠遠殊惠休皎然未合誰
與儔白雲蕭散何定止忽入關中訪包李孤清難立
衆所沮到底無辜中非語木秀於林風必摧澈公懷
德成禍胎古人已往不復歎爲爾爲詩遺後來

杭之標摩雲霄

標師之高摩雲霄在德豈在於沉寥一庵嶺底寄幽
獨抗迹蕭然不入俗有時虛陟層崖眺不聞其語聞
清嘯當時陸羽事幽討曾入青雲預聞道取雨救旱
驅神龍此與人間事豈同冥機感異心之苗此公所
以稱道標

送章表民祕書

一日夫子來山陲來言去別將何之清塵舊尉亦皆
至時周感鮮車輕珮光陸離入門顧我顏色好林下
之同來把袂相追隨笑傲恣肆意氣豪舉首不覺白日歛拂

楊乃留崑宇宿紙衾蒲席誠可嗤不計豐約但適美
唯唯無語相拒違是時春和二月半永夜耿耿輕寒
微高談交發雅興合如瓶注泉爭淋漓須臾促席命
言志直吐胃臆攜淳詞人心不同有如面平生各自
有所爲表民卒然趨席端曰吾有志人不知末俗淺
近烏足語含哺未吐長嗟咨少從先生學經典不探
枝葉窮根基帝王之道斷可識殷盤周誥無復疑古
今事業貴適用文意述作須有規豈類童稚空琢刻
畫餅不能療朝飢十五攻孜事文字磨礱筆硯精神
能長篇大軸浩無數慷慨但欲扶政治前年補吏來

浙右局務冗俗不可窺傾懷欲效王霸畧騏驎捕鼠
非宜宜錢唐大府多達官品秩相較我最卑孟軻獨
負浩然氣誰能斂袂長低眉丈夫所重以道進青雲
萬里須自馳咄嗟顧我胡爲者甘以門廕爲身資遂
爲謝病遠引去遽與簪組相差池膠西董生苟可慕
下帷克苦窮書詩間居落莫多感激所感時政生瑕
玼賤臣抱節私自效作書萬字投丹墀天閭深岩在
西北引領一望雲霧窮德音畢竟不下報漫陳肝膽
空涕洟嗟嗟吾生時命謬不遇當時甘佚遺龍蛇之
蟄尺蠖屈萬物不時須自怡我家田園在南國亦有

溪山名武夷泉甘壤黑堪稼穡歸與老農事鉷基余
與感之聞此語精神飛動驚支頤深謀遠慮不可測
滄溟無底天無涯閭闔門前無限客摩肩踏足爭前
詞暖衣飽食恣氣艷幾輩卓犖能如斯請君更前與
君語何必輕沮煩孜孜嘉穀冬收僅朝發衆物榮茂
有疾遲不聞伊尹五千湯堯舜之道方得施賢傑輕
身重天下豈使汲汲營其私况當夷狄侮中國蹂踐
二鄙翻地皮將軍誅討苦未剋百萬師老勞旌旗凶
年樂歲復間作風雨霜雪猶不時天子勤政不暇食
亦待才能相補裨廟堂之上有君子聰明豈肯饒臯

夔執秉公道尊大匠裁度杞梓寧參差愛君爲人性
疎達不以其教交相訾臨風明月千里別祝詞豈憚
傾肝脾俗人好毀寡樂善嘉名清節慎莫虧朝廷若
問平津策賢良第一非君誰

古意 五首

風吹一點雲散漫爲春雨洒余松栢林青葱枝可取
持此歲寒操手中空楚楚幽谷無人來日暮意誰與

二

君莫笑支許寂寞非愚懵君莫輕嵇阮山林有清興
人生徒百歲樂少憂還剝萬事漫短長無如使道勝

爾非傲世士高蹈釣名稱但謝區中緣甘心棲石磴
澄空白日飛世事終無應不如省爾誠自言還自贈

三

雲中見雙鳥高飛揭日月毛羽賁文章翱翔異鷹鵠
翛然邈千里竟不顧林樾春風漫飄颺勁翮更超忽
陌上遊俠子窺爾徒倉卒雖有金彈丸睥睨不敢發
因知奇異資自保長超越回視黃雀羣胡爲戀塵滓

四

堪笑浮雲高凌虛翳日星
凌虛或作扶搖寧作蘭蕙幽草中
自芳馨自足乃天分未需爾虛靈掩翳之所惡胡爲

久亭亭古來曠達士浪跡多晦暝山林惜長往藏用
亦藏形愚谷不可及窅然還自寧嗟余亦美此岑寂
養頽齡

五

窮品偶真叟授我一卷書深林值幽人遺我斧與鋤
斧鋤亦奚爲教養材與蔬荒穢必須剪使之藹自如
授書欲胡爲教爾心與軀學必先正已自治乃及餘
此意有嘉訓佩之未始除如何悠悠人自謬欲是渠
相習成薄俗渺德懷遽條吾裁此俚語憑君爲傳諸

游龍山訪道士李仙師

日出野曠明肅然訪道生杳渺湖外去散誕雲邊行
秋高天宇淨脫葉飛縱橫乘風度林嶺轉覺衣屢輕
時聞縹緲間微飈傳鶴聲知與仙家近逸思泠然清
須臾轉幽谷紫府芝田平仙童走脚報松子來門迎
接袂語且笑所歡非俗情丹臉人未老道貌天已成
開筵羅玉粒盤餐饒紫英綢繆侶交舊洒落懷抱傾
薄暮忍云去徘徊倚山楹欲有重尋約還憂變高名

感遇九首

海水晦夜清秋色涵蓬壺有叟雙龍公鐵網羅珊瑚
風雲浩容與悵恨何所圖欲問天上人可換明月無

二

仙人白玉京去去何縹緲瓊樓十二層玲瓏汎雲表
銀湟月爲波萬頃卽池沼秋來宮殿光逗落人間曉
空際時澄明烟霞眇青鳥可見不可到所思空杳杳

三

悠哉楊執戟識遠才絕竒初提草玄筆頗爲人所嗤
卓卓孔孟道謝爾平螾蟻玉鑑含幽光千載方歲蕤
寄語曠懷士未達休嗟咨心期道自貴俗態勢焉隨
青山保長往白日貞可窺高標謝松栢孤芳操弗移

四

天威不到處干戈動邊鄙將軍奮威猛英雄勢隨起
紛紛出榆關肅肅秋色裏白馬冒黃雲清霜厲嚴旨
少壯羽林兒務能莫多喜好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
寄言飛將軍妙畧應無比志在報君恩豈爲黃金死
丈夫身許國慷慨當如此寧教大史書輕笑魯連子

五

蒼茫天地間流光一何遽曾聞太古人未見曦輪駐
才沈崦嵫雲還上浮桑樹山色愁裡暝天形夢中曙
安知穆天子龍馬神爲御萬里速乘風又向瑤臺去
超遙侶神仙此理當何故不向堯年長永使人間住

六

冠蓋何處客凌雲意氣驕旦旦趨雙闕衝衝過渭橋
金珂雲外響畫燭月中燒縹緲行天路升騰在玉霄
如何區宇內頓與人間遙長拂羅裳去明光殿下朝
一俯復一仰榮多憂亦饒白髮領邊長朱顏鏡裏凋
豈知松檜下幽人長寂寥萬事淡無慮恣卧時長謔
浩蕩天地間孰問犧黃堯臨風一清嘯胡爲王子喬

七

空虛澄遠煙霽色含秋景思君每盤桓駐目千峯頂
駐目或作獨往明月初團圓可照美人影美人來不來雲霞

泐林嶺

八

松栢地之靈草莽亦同茂願得區域中人心復純素
蒼梧會稽陰罔復有陵墓六合無知音青山有歸路
人生惜朱顏賢照長相顧昨夜露華臺誰不怨秋暮

九

悠然嚴子陵遠大寥廓器故人貴爲君白駒要不至
耽閑戀淥潭高超弄芳餌青山汎白雲萬古寄高意
侯霸不知道初亦嫌傲志何事卑王侯其心越天地
因悲婁護輩胡爲附權勢流游絳灌間折節蹠蹠例

皇皇古皇道勞生自拘繫不如歸去來乘風拂長袂

懷越中兼示山陰諸開士

厭見人境喧清游憶靈越東南千萬山浮青滿寥沉
從來鑑中景形勝人間絕月湛換鵝溪雲起藏書穴
客子若飄蓬遽與故人別尺素未及通芳草已云歇
所悲行路難俯仰損名節鳴鴈欲東飛寄語謝明月

早秋吟

山家昨夜房櫳冷梧桐一葉飄金井長天如水淨藏
雲明月含暉變秋景桂枝花拆風飄飄誰在高樓吹
玉簫人間不見槎升漢天上將看鵲作橋年少征人

在何處白露霑衣未歸去海畔今無漂母家江南誰
與王孫遇徘徊月下空長吟吾徒自古難知音欲上
高臺問明月明月何不照人心

羣賢宿山賦得暮雲崑下宿

微風靜林杪紅日下崑阿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
高應伴猿鶴深不暗松蘿若弗爲霖去其如旱歲何

浙江晚望

暮色看無際秋空水混天片帆飛鳥外新月落潮邊
隔越山形小吞吳地勢偏幾人來往老早晚渡頭船

題徑山寺

翠拔羣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
僧在深雲定香和杳靄浮人間游不到臺殿自清秋

耶侍郎致仕

平時獨高謝道勝欲韜光白髮辭明主青山戀故鄉
藥畦容鶴到吟徑恐雲藏更愛禪林卧時來拂石牀

山中早梅

亭亭映晚景皎皎出林端小圃連雲淡孤芳冒雪寒
人間殊未見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瓊玉寧將勝牡丹

汎若耶溪

越水乘春泛船窻掩又開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

岸影樵人渡歌聲浣女回滄浪無限意日暮更悠哉
書毛有章園亭

愛此園林好重來花木滋游人醉不去幽鳥語無時
烟郭連芳草春湖泛綠池松篁非俗韻游子漫相期

山亭晚春

山庭晚來靜林石自巉嵒犬去吠人語花飛恣鳥銜
晴烟熏茂草煦日藹高杉更喜團圓月清光下碧巖
自贈

靜坐還看竹閑行亦合樵道心應有在生事合無慘
客去清談少年來白髮饒漫將支遁筆閒且賦逍遙

夏日無雨

山中苦無雨日日望雲霓小暑復大暑深溪成淺溪
泉枯連井底地熱亢疏畦無以問天意空思水鳥啼
俗謂水鳥啼則天下雨焉

歲暮書懷

朔風適變寒曉日將含煦南國殊未還東山歲云暮
浮生奄忽往芳顏安得駐寄謝人世間紛華尤可悟

山中早行

前山經夜雨獨往步春泥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啼
孤烟行處起曠野望中低猶喜逢樵客相將過數溪

湖上晚歸

人間薄游罷歸興尋舊隱春岸行未窮夕陽看欲盡
嵐光山際淡天影水邊近自憐幽趣真清吟更長引
季春寄友生

湖上無烟畫人間寒食時陰晴春易變花月候難齊
未畏青蛙亂先愁紫蕨衰雲山向漸熱相訪勿應遲
寄懷泐潭山月禪師

聞道安禪處深蘿杳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坐邊栖
雲影朝晡別山峯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西
送客還北闕道中作

北郭送陽子日斜歸舊居路泥侵曉潤晦月逼春餘
桑柘雨中綠人烟關外疎依然見風俗歸興混樵漁
次韻無訾赴承天再命

載命還高讓知君所趣深青山當隱處白髮欲栖心
更俟逢梅雨何妨過虎林潺湲合澗水六月足清音
山舍晚歸

薄暮還精廬徐行無所竝日入月還清山空水更靜
彷彿聞疎鐘脩然在西嶺寄語高世流來茲謝塵境
讀書

讀書老何爲更讀聊遮眼此意雖等閒高情寄無限

錯磨千古心翻覆幾忘飯不知白雲去春靜山中晚

送盧隱士歸廬山

世事如循環是非終莫盡美爾歸深山任他譏小隱
黃鵠舉已高白雲去非近天籟歸寂寞何峯弄清軫
還南屏山卽事

歲晚歸來石室寒松蘿岑寂自盤桓但知林下一年
過不見人間萬事難招隱有詩題石記解嘲無說與
時看此心已共空生合身侶浮雲不必觀

入石壁山

身侶浮雲年侶流人間擾攘只宜休老來已習青蘿

子隱去應追白道猷直入亂山寧計路定看落葉始
知秋他時谷口人相遇莫問裁詩謝五侯

山中自怡謝所知

萬事隨宜勿強攀暫過朝市卽歸山勞生未必浮名
好稱性應須到處閑都侶夢中休影只堪吟裏更
怡顏襄陽道者寧知爾猿鶴蕭然石室間

寄承天元老

清散年來事益閑不論林下與人間禪心至了非喧
靜默客何妨更往還奇石清軒增勝趣流泉碧座照
衰顏支形脫畧時機甚應笑歸來別買山

誠題 四事

高吟遠矚倚雲梯往事經心盡可題道德二篇徒自辯是非一馬豈能齊暉山真玉傷驚火失水靈蛇畏在泥寄語冥鴻上天去凌雲羽翼莫思低

元日

暗裏春催曙色明百雞迎曉報新聲宿寒尚在龍蛇蟄歲曆初傳日月迎蓂莢四時今始發梅花一旦占先榮山家也祝堯天壽漫學牛山報太平

著書罷思南還復會客自番禺來因賦此詩
平昔著書今粗畢南還終欲隱羅浮初春況遇故鄉

子終夜更誇滄海遊但貴羊城風物好豈辭梅嶺路岐修應須相與葛洪輩抗迹山林送白頭

冷泉獨賞寄冲晦上人

南風掠波溪水滿山中幽人來洗浣獨立溪傍清興欸更愛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散世道紛紜何足筭人間五月夏雲煩相約歸來君莫緩

遣興三絕

逸興應須倣皎然此生瀟洒老詩禪何妨刺得驚人句詠徧江山一萬篇

吾道陵遲事事訛而今無計遏頽波徇人玩法成流

俗但泣金書柰爾何

去年聊駐江頭寺今寄林僧岳下局莫謂此身無定迹人生都類一浮萍

書南山六和寺

青葱玉樹接溪岑臺閣凌虛地布金行到白雲重疊處水聲松韻淡人心

寒食日雨中

漠漠行雲晴復陰野花垂濕晚沉沉游人莫怨天多雨況在東臯春已深

早起

天窻月過星踈渺檐際冥分雲窈窕山家深處勿雞啼時有寒鷗來報曉

對喜鵲

靜卧時驚鵲喜多須臾果有故人過山中明度還無事問爾綿蠻更語麼

寄晤冲晦

年老相看眼倍青念君詩思苦勞形人間更有無窮感好把禪關護性靈

洗筆

古人信文字字字從此出天下心不欺爾亦有陰騭

濯之遺孺子念茲未應失

遊大慈山書畫上人壁

谷裏侵雲寺尋幽到深處春過寒花開人來啼鳥去
豈期草庵客日暮此相遇

清溪

勿謂清溪清長如鏡初洗須防苟容物汗爾清到底
鐔津文集卷第十七

嘉禾楞嚴寺經房捐贊刻
鐔津文集卷十七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進賢洪國輔刻
鐔眉丁未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十八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此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今總編于此
貴後賢披覽以見一時文會之清勝焉

歲暮值雪山齋焚香獨坐命童取雪烹茗因思
柳絮隨風起之句遂取謝道蘊傳讀之見其神
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益發幽興乃爲詩兼簡
居士公濟彼上人冲晦

東山沙門契嵩上

簷外驚風幽鳥歸窻間獨坐事還稀初看曆日新年

近喜見山林驟雪飛但憶故人能有詠寧懷久客此
無衣鮑昭湯老能乘興城郭何如在翠微

章安楊蟠次韻

零落東山老佛師古來獨往侶君稀雪邊氣候春將
破林下神情句欲飛後日當尋慧遠社何人更贈大
顛衣一篇感發渾閑事須脫青衫動少微

錢湖草堂沙門惟晤次韻上

雪滿西山春未歸泉聲凍咽鳥聲稀靜觀眼境人間
渺驅逐詩魔天外飛一飽每將松作飯大寒重換紙
爲衣我憐詩是君家事更約論心極細微

約冲晦宿東山禪寺精舍先寄

蟠

上人合動林間興吾恨衰遲學謝安納屐操筇那有
限吹雲落雨漫無端先憑報信春枝破預想分題雪
屋寒林下不諳人世苦笑將雙鬢與君看

次韻和訓

契嵩

襄陽習子不貪官欲友幽人擬道安冒雪履霜臨歲
杪攀蘿挽翠到雲端初論浮世漸年老久對清規苦
夜寒空感知音何以報但誇山水富君看

將訪永安東山禪師先寄

惟晤

庵在千株松桂下更無塵事到夫君高蹤罕過呼猿

澗靜思唯看抱石雲日暮坐間禽影集雪晴岸畔路
形分楊雄約我須投宿月裏禪餘怯論文

次韻和詠

契嵩

歲晚陰沈天宇昏宗雷訪我更携君相期石屋宜投
宿獨憇山茨學卧雲雪映窻櫺人已靜風吟燈影夜
初分自憐惠永多閑散強接清言媿不文

宿永安方丈書呈東山禪師

蟠

千年道在高僧傳未論詩人更有評曾著文章原大
道獨推性命濟羣生白雲已鎖山間寺流水空傳世
上名林遠不聞鐘磬作五更幽鳥轉春聲

次韻和詠

契嵩

詩豪何遜宿岳局品格高卑徹曉評未省窻前無月
到唯驚席上有風生郊超年少徧高隱莊子才雄不
近名明日君歸人落去莫將平叔擬虛聲

次韻奉和

惟晤

道安獨繼襄陽踵詩好慵窺雪晝評竹屋數間經幾
載草衣三事傲平生縱陪林下收孤迹難學人間走
大名燈火已殘談未倦曉風斜雨打窻聲

嘉公濟冲晦見訪

契嵩

數曲青溪山數重山深日暮已鳴鐘忽聞行客門前

語來覓幽人林下蹤初接風流殊歷落更張燈火倍
迎逢不須便去疑無待已有黃糧在宿春

次韻和訓

蟠

數百招提隱亂峯蒼茫豈復辨君鐘春舍未得黃鸝
報路轉唯尋白鹿蹤庵在月邊長不鎖興來天外忽
相逢山人莫笑衣冠客亦有鴻來待賃春

次韻和訓

惟晤

白雲蒼海一重重傍舍遙聞隔塢鐘月上更無人語
閑雪深空認虎行踪詩書共喜燈前論茗果翻疑夢
裡逢脫屣高談無限樂煨爐寒擁日高春

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

蟠

山老未容山客去故將雲陣鎖山門雨催晚色凝諸
嶺雷送春聲落後村今夜青林妨月上故人白首把
詩論來朝山水終瀾汎策杖相隨討澗源

次韻和訓

契嵩

暮雲將雨苦紛紛看雨攜君倚寺門飛鳥驚雷歸後
塢落梅流水出前村名山當爾何須去勝事而今更
好論况有禪翁通妙理徘徊重款扣真源

次韻和訓

惟晤

雨洗羣山秀色分一筇雙屐到松門天邊雲散爭歸

洞島外樵還各占村久著青袍心已厭相看白首事
休論請君細問黃梅老當信禪河別有源

同公濟冲晦宿靈隱夜晴

樊嵩

不睡還烹北苑茶寒燈落盡適來花夜深雨過山形
出天淨雲空月色佳且喜僧窓晴侶晝莫論人世事
如麻况陪支許皆能賦豈厭留詩在碧紗

次韻和訓

蟠

山風亦會山人意卷盡天紛掃雪花明月當樓情已
興碧雲落紙句還佳天威忽霽應通物仙侶相便合
姓麻羣動已消林木響卧看星斗隔窻紗

次韻和訓

惟昭

戰退睡魔重酌茗再披文卷眩生花喜逢長夜身雖
健勉和新詩興未佳風細猿聲清侶梵月明杉影密
如麻臘寒燈炷飛蛾滅何必殷勤護薄紗

早過天竺呈明智及同遊二老

蟠

雨夜靈峯卧竹床平明屐齒到雲堂門前雨過新溪
滿石上風回舊草香山抱鐘聲圓不散雪鋪瓦面冷
無光理公莫恠詩相惱今日偕行總姓湯

次韻和訓

樊嵩

澗北夜依禪舍宿峯南今訪講師堂初行松路愛清

曉及過石橋聞異香日色煖烘諸壑淨晴嵐翠潑幾
峯光道標尚客何高趣更飲吾曹栢葉湯

次韻和詠

惟晤

曉過翻經臺下寺與君同謁祖師堂庭前紫桂葉頻
脫石上紅梅花正香出洞陰雲分遠影挂松寒日漏
清光謝君勸飯須無讓不許非時薦茗湯

南澗傍遊戲呈公濟冲晦

契嵩

相引朝來碧澗傍山林雪盡水流長未應驚鳥下苔
岸先共觀魚跨石梁日淡沙寒鷗自聚歲闌春入草
舍芳鮑昭湯老須同詠何必人間萬事忙

次韻和詠

蟠

澗南一嘯清風發林下重來白日長雲遠石深連鷺
嶺水寒沙淺侶魚梁漫因野老詢前事閑伴幽人擲
衆芳更欲窮源情未已知君嗔我索歸忙

次韻和詠

惟晤

撥雲過得南隴去流水激濺一澗長盤石誰堆補缺
岸老松自倒成危梁沙禽呼雌頻呌噪山藥吐色常
芬芳臘去春歸山愈好喜君共無塵事忙

遊天竺上寺呈東山仲靈冲晦

蟠

入林已忻猿鳥樂共傲浮生勝大還身外是非雲不

繫社中畱戀雨相關
籃輿寂寞媿彭澤
拄杖風流肖德山
寄語葛洪壺下水
莫流清夢落人間

次韻和訓

契嵩

共訪迢遙深塢寺
仍隨野老賣樵還
鳥栖已定人方到
暮色雖濃門未關
今宿壺房休問法
來朝臘屐重登山
平生勝友殊難會
莫厭相携寂寞間

次韻和訓

惟晤

天寒雨細日將暮
泥滑誰策馬還砂
穴吐泉鳴決決竹
叢歸鳥語關關
聊聊謝客須穿屐
屐莫美支公獨買
山方外論交情未
淺願陪投老白雲
間

同公濟冲晦遊天竺兼簡呈伯周禪老

契嵩

愛此蕭然松塢深
詩流邀我此相尋
蒼茫寒日纔開霧
霰黦濃雲又結陰
安石放懷還劇賞
皎然乘興合清吟
主人勸駐禪扉宿
况值梅香正滿林

次韻和訓

蟠

不問猿崖鳥道深
攜筇著屐伴君尋
山中桂子驚寒夜
雪後梅花逼歲陰
欲住更逢青眼顧
相看須盡白頭吟
他年若續高僧傳
未放湯休與道林

次韻和訓

惟晤

平昔詩禪友契深
更來人事幽尋雨
餘澗壑流寒

響歲晏檉杉老翠陰袒跣不妨陶令醉風流多傲洛
生吟山翁解榻延清賞未放前賢勝竹林

宿天竺再贈東山禪師與冲晦

蟠

仲靈述作慙知己冲晦篇章竊賞音勝侶俱恬山水
樂神交已過雪霜深燈前自笑平生事雨後重論一
夜心相檢莫教詩間斷更聞同聽夜猿吟

次韻奉和

契嵩

沈侯才雋冠儒林詩語驚人金玉音學海平生慙我
淺詞源今日美君深強睎老格須張膽喜聽清言更
洗心賡唱苟能容累句漫陪梁甫續高吟

次韻奉和

惟晤

燈火青熒雲塢寺清猿叫斷有餘音檻梅雪白春風
近山雨盆傾澗水深背世迹憐高鳥迹結交心契老
松心訓君秀句無新語徒攪詩腸徹曙吟

宿天竺寺賦聞泉呈二老

蟠

我有泉中興平生愛水經山空時決決夜靜轉泠泠
暗脉來湍急清聲出混冥月寒風不響高枕與君聽

同賦聞泉

契嵩

歲晏林間宿初聞况夜晴漱寒醒客夢飛響應山鳴
深澗松風靜幽人石室清誰人能爲我寫此入琴聲

同賦聞泉

惟躬

澗泉吾所好山舍寂無喧春脉生雲底夜聲來枕前
風休不動竹月上未啼猿石上鳴逾急冷然清夢魂
送公濟冲晦出山兼簡駐泊李思文 契嵩

次韻奉詔

蟠

臘後東風掃翠微同看芳柳破春機三宵聽水都無
夢四日登山未肯歸野老止憑雲送客家人應笑雨

霑衣君詩兼簡佳公子只恐囊傾一夜飛

次韻奉和

惟躬

招攜綠野村邊去累日青山曠世機惜向永安蘭若
別還經靈隱渡頭歸雲峯積雪迷樵徑石罅新泉濺
客衣詩會未由陪帝戚心隨雲鳥入城飛

遊山歸遇雨呈仲靈冲晦

蟠

九里松門雪過時籃輿裊裊礙松枝雨畱宿客還斜
落風送行人亦倒吹華表忽驚黃鶴反耳中猶帶白
猿悲來朝弗著登山屐可避君呼謝客兒

次韻和詔

契嵩

嚴維靈澈出山時避雨曾聞礙木枝歲杪霜寒何足
畏管中春色已堪吹風含鐘韻疑還散水結溪聲咽
又悲鬪草野遊君莫笑初平元是牧羊兒

次韻奉和訓

惟晤

興高未肯輟清詩捨轎重扶櫛栗枝松栢青春雨
洗烟雲輕健澗風吹樵歸後塢連聲唱鹿過前溪失
隊悲莫道還家甘寂默陶潛自有五男兒

山中回憶東山老

蟠

山游興發特尋君屐齒筇枝繞四鄰峯北看雲忘世
務澗南聽水得天真名高寂寞存僧史林下風流侶

晉人何日枇杷苦笋熟却遊未減去年春

君去年有苦笋上枇杷之句

杷熟之句

次韻奉訓

契嵩

君事逍遙入亂雲與君躡屐徧溪鄰林間聽鳥聞徧
好烟際觀山見匪真澗水只能忙送客岩花不解久
畱人樂天更有龍門約勝會應須趁早春

連得公濟出山道中見示二篇鄙思枯澗奉

和不暇且乞罷唱

契嵩

詩篇畱落野人窻又得虞卿壁一雙恠侶蛟龍出古
水清如日月浸秋江賡吟何止夸山澤變雅終須繫

國邦爲報詩家驍將道雪關休唱已心降

次韻奉訓

蟠

幾夕論詩坐石窓憐君百首妙無雙勾牽野興侵孤
月惱亂詞源湧大江數紙忽然來竺嶺千年猶可照
吳邦相思未免還相挑莫豎旗旛卻詐降

出山至中途寄永安禪師

惟晤

松行未盡卻回頭寒雨霧霏已漸收望海閣邊雲繚
繞行春橋下水奔流山庵驟別高談遠城寺將歸滿
面羞須倣著書同護法悠悠人事漫拘囚

次韻和訓

契嵩

忽憶山中人白頭歲闌來看雪初收詩篇見賞皆高
興謝客相隨匪俗流漫有崑雲供夜卧况無土食備
晨羞愛君吟詠殊堪聽金玉聲音勝楚囚

公濟冲晦出山次日奉寄

契嵩同

孫綽曾陪支遁遊千年人謂兩風流美君慕此乘雙
屐結侶還來共一丘永冷雪霜猶未去興高雲月肯
甘收耽詩重道皆無比應敵當時萬戶侯

次韻奉訓

蟠

猿聲未落鳥聲愁筍發花開澗水流還對春風驚節
物漫思野老傍林丘古人得道多深隱賢守知名貴

早收林下頻過君莫恠自看骨相匪封侯

次韻奉詔

惟晤

今日追懷昨日遊二君乘興侶奔流遠尋幽壑行拖
屐累到深雲卧枕丘崖竹簫踈晴影亂塢梅零落晚
香收會須重訪藤州老更約高才沈隱侯

次韻奉和

契嵩

樂天已與廣宣遊更出風塵外俗流酒聖盡能非畢
卓詩仙皆欲接浮丘
間公濟與中晦遊斷此輩酒多隨其奉戒篇章逸處
江山動筆硯閒時雲雨收况有聲名俱籍甚竝飛南
北動王侯

歲暮還西塢寄公濟無訾

契嵩

乘興溪邊去仍從林下歸梅香帶春信日色煖人衣
白髮思還遠清流遇更稀野禽寧會意相顧向柴扉

次韻奉和

蟠

聞說西庵好藤州恐不歸延年松可食避世草堪衣
山塢雪應滾林端梅亦稀猶憐二禪老佳句及城扉

次韻奉詔

聖言元

野步溪流靜源深興未歸晚禽栖雪竹殘霞洒禪衣
放意天涯遠狂吟人落稀詩成寄吾侶清氣動林扉

次韻奉和

惟晤

白髮東山老青林西塢歸聽猿時駐錫厲水自褰衣
高論才難敵孤蹤行亦稀慚君寄樵採佳句出嵒扉
寄東山禪師

蟠

高卧西林月孤閒獨見君杖藜探澗水欹枕看山雲
鹿過何人見猿啼只自聞篇章知幾首寄我莫辭勤

次韻奉酬

契嵩

翛然林下隱吾道異夫君習忍如幽草觀身類片雲
人情無意染鶴唳有時聞謝客詩懷寄憐君此興勤
蟠雪夜登湧金樓遠望西山憶仲靈洒然有
邁世之風因思山陰王徽之雪夜獨酌四望

皎然徘徊詠尤太冲招隱詩忽憶戴逵扁舟
乘興余恨未能遂往聊寄此詩

家占西湖島上雲雪光月色更侵魂興來爛漫投空

老投或作心詩罷蒼茫眼正昏晉國衣冠何處覓梁朝殿

閣儼猶存思君不及山陰夜遙望青松聽雪猿

次韻奉酬

契嵩

暝色陰森雪和雲故人當此動吟魂烟疑火冷萬家
靜水色山光竟夜昏興發晉賢前古遠詩傳蕭寺邇
今存春歸嵒壑多芳樹漫欲遙君同聽猿

寄勉冲晦速和拙什

蟠

冲晦僧儒詩者豪尤憐賴汝壯方袍一千篇興時無
敵三十年功格最高白髮逢春今更勇清吟徹老莫
辭勞何朝始肯將珠玉卻報仙人換木桃

次韻奉訓

惟晤

杜門誰復念吾曹老畏春寒擁毳袍懶慢從來徒自
笑唱調今更怯君高曾無道譽喧喧播厭把肝脾苦
苦勞佳句忽來催野句譬將凡果逼仙桃

新歲連雨不止因寄公濟兼簡賢令強公

嵩

寒郊纔喜歲華新景物陰陰又一句雲帶天低垂壓
野雨藏春晝暗迷人寧愁燈火妨明月卻嘆詩家惜

令辰陶令而今卧江國倚樓吟望更誰親

次韻和訓

蟠

林扉厭聽雨聲頻爲惜春風只九旬裒撲山花將放
杏侵尋歲月已過人何時好去遊南澗每夜空來望
北辰愁坐更無車馬客獨憐詩筆謾相親

竊觀仲靈久雨詩且道余與公濟吟從之意

輒次韻奉和

至

詩興勾牽日日新年光初破雨彌旬舊遊已得新工

部佳句今逢休上人

仲靈文章大手非特
休此此以詩言耳

雲外馳心

關水石江邊搔首望星辰泥深未愛尋山屐誰與西

庵杖屨親

重次元韻

至

吟思那知歲月新初鶯啼雨早經旬娟娟野竹通寒
水洗洗江梅冷照人鶯嶺竝遊勞夢寐虎溪一笑尚
參辰千金裒字形篇尾迹未相同意已親

又次韻奉寄強令

契嵩

冉冉流年年曆新仲春春日未盈旬何爲萬里青雲
士來問雙峯白髮人詩思雅驚舍老格風神清爽惜
芳辰况聞傲令陶元亮臘展須來與我親

重次韻奉酬

至

千年支許事如新欲寄前遊漫歷旬雨帶黑雲遮俗
客猿呼飛鳥伴幽人從容劇論知何日感激佳篇慰
此辰四海聲光非鑿齒道安名重若爲親

鍾津文集卷第十八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鍾津文集卷十八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
萬曆丁未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進賢萬志刻

...

世枝履親

重次元韻

萬國丁未李春日登山寄熙鳳韻

平陽縣立照樓金刻曹文貞書 美寶謨志跋

熙寧文集卷十八 遊勞夢寐虎溪一笑尚

參辰子金張字形篇尾迹未相同意已親

又次韻奉寄強令

韞韞文集卷第十八 春春日未盈旬何為萬里青雲

地天四塞聲光非鑿齒哉安各重蒼為縣神清爽借

容氣平氣鳥針幽人容容陳編暇向日風濤卦篇據

千手支信事收條浴寄頂鐵影風雨帶黑雲燕公

鐔津文集卷第十九

附錄諸師著述

序

釋懷悟述

昔賢首菩薩於華嚴會中以偈答文殊大士讚菩薩
能示同世間云雅思淵才文中王歌舞談說衆所欣
信乎文之能顯道濟物也豈獨今之然乎自往古他
方佛世無不然耳始余年少時走四方叢林尋訪師
友務道專學有效古高世僧萬里求師之志於稠人
中沈沈自策其氣志若上將軍負所欲建立邦家之
意前邁敵國而且戰且行不遑食息也聞所謂東山

明教禪師之高文卓行道邁識遠凡獲見其所著文
畫莫不錄叙而秘藏之及於錢唐靈隱山得嘉禾陳
令舉所撰師之行業記石刻末云師自定祖圖而下
謂之治平集又有嘉祐集總六十萬餘言而其甥沙
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繼聞其廣本除已入藏
正宗記輔教編外餘皆在姑蘇吳山諸僧室藏之余
固累遣人至彼山諸僧居歷訪之而寂然無知其所
在者往往所委不得其人失於護藏而爲好事者竊
移他所也大觀初余居儀真長蘆之慈杭室於廣衆
中得湖南僧景純上人者入予室一日投一大集於

席間曰此老嵩之全集也秘之久矣聞師切慕其遺
文願以獻師余獲之且驚且喜念茲或天所相而授
我耶若獲至珍重寶自皇極中庸而下總五十餘論
及書啓叙記辯述銘贊武林山志與諸雜著等約一
十六萬餘言皆舊所聞名而未及見者雖文理少有
差悞皆比較選練詮次幾始成集庶可觀焉更冀善
本較詳莫由得也後又遇周格非出守虔州回得其
非韓文三十篇三萬餘言又緣兵火失之遂未能就
其集近又得本於禦溪東藍彥上人乃與余昔於匡
山所得別本較之文字亦甚踈謬乃以韓文條理而

撰述
正之然師之著述不得其傳而散落多矣如天竺慈雲法師行狀曲記長水暹勤二師碑誌行道舍利述匡山暹道者碑定祖圖序皆余自獲石刻而模傳之今總以入藏正宗記定祖圖與今文集等會計之纔得三十有餘萬其餘則蔑然無聞矣如令舉所記謂有六十萬餘言者今則失其半矣吁嗟惜哉今以令舉所撰行業記標之爲卷首貴在見乎師之世系嗣祖出世去留之迹奇節偉行高才勝德邁世之風焉乃以輔教編上中下爲前三卷以師所著之文志在通會儒釋以誘士夫鏡本識心窮理見性而寂其妬

謗是非之聲也又以真諦無聖論綴于輔教編內壇經贊後以顯師之志在乎弘贊吾佛大聖人無上勝妙幽遠淵曠之道不存乎文字語言其所謂教外別傳之旨殆見乎斯作矣故其贊末云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又曰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此謂終歸乎靜默焉故真諦無聖論結云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然有志於外文字之學者覽此二說豈不少警于中乎其輔教集舊本以累經鏤板故雖盛傳于世而文義脫謬約六十有餘處今皆以經書考正之

覽者可以古本參讀之則其踈謬可審矣今自論原而下至于贊辭約爲十二卷次前成二十五卷昔題名嘉祐集者是也其非韓文昔自分三十章今約爲三卷次前成一十八卷又得古律及山遊唱訓詩共一百二十四首分之爲二總成二十卷命題鐔津文集示不忘其本也然師嘗自謂人生世間閑爲第一盖其自得閒中之趣故其所爲之詩雖不甚豐濃華麗而其風調高古雅談至其寫志舒懷有邁世凌雲之風亦可想見其人也觀師與月公晦書自言余志在原教而行存孝論余詳考其書則功在於原教非

端行在於書僧

卽僧也

孝論德在於志尚遠公而題其

影堂文道在於壇經贊真諦無聖論其文之高拔勝邁絕出古今則見乎武林山志故後叙謂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其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之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師自攜書謁天子宰相而下凡所見則止以正宗記輔教編而授之至於文忠公則特獻之新撰武林山志焉嗚呼文忠公謂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輒可以口舌輕重之也其重讀徂徠集云待彼謗燄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

在其前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
文行然讒誣不須辯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
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媼妍故師之於慶曆間
始以文鳴道於天下然當是時也宗儒束教輩是非
之鋒謗罵之焰紛然而師終以是道發而著之爲高
文至論乘風而歿之蔑如也故後世學者有聞其風
務其道而矚其文者若脫冥遊望北辰仰昭回也然
茲姑以師之經世文章恢弘輔贊吾如來至聖之教
之道涉人間世而然也若其自所履蘊操守則瑩然
若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而不足以方其溫潤高潔明

淨也故令舉記其行業云師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
者蓋不與於此中間雖以護法遭難然其所謂珠光
玉采日精月華者世雖見其有烟雲水火焚溺蔽虧
之患而其光采精華固瑩也故師之自攜書西上
獻之天子事畢將東歸山林而大覺璉禪師賦白
雲謠以將師之行云白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遙爍
太陽輝萬態情何極嗟嗟輕肥子見擬垂天翼圖南
誠有機去當六月息寧知網繆采無心任吾適天宇
一何遼舒卷非畱迹然則師之風貌聲容其所以出
處斷可見也矣紹興改元之四年甲寅重陽後一日

書于禦溪東郊草堂之北軒

又序

師自東來始居處無常晚居餘杭之佛日山退老于靈峯永安精舍默眎其迹雖或出處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而末路學者器近不能曉悟而師終亦不肯少低其韻以撫循其機因而嘆曰吾安能圓鑒以就方柄哉聞聖賢所謂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而已言之行猶足爲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者識度修明遠邪見而游正途則奚必目擊而授之謂從已出耶因邵關著書以考正其祖宗所以來之之

迹爲十二卷輔教編三卷又列定祖圖一面書成攜之京師因內翰王公素獻之仁宗皇帝又爲書以先之上讀其書至臣固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久之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書旣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修公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教及見其文乃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瞻道明由是師之聲德益振寰宇事竟遂買舟東下終老于山林師雖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所著書乃

廣明外教皇極中庸之道安危治亂之畧王霸刑名
賞罰之權而終導之歸於無爲寂默之道當世聞人
少見其比肩焉而痛以內教自律其身端以儉素誠
德爲宿歸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爲人也其所蘊至道
淵密然以其所學較其所爲而未見少差焉所著書
觀當世士大夫不顧名實而是已非他也謂以儒而嫉佛乃
作輔教編學者仁孝背義循養其所欲也乃作孝論
尚綺飾辭章而不知道本也乃作壇經贊苟合自輕
而不自上以德也乃題遠公影堂文志其所慕以風
末世之華侈也乃作山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

拋擲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其明聖賢
出處之際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詳正汪洋浩渺尤爲
博瞻總號之爲論原其如詩書序贊記傳表啓銘誌
題述評辯是是非非所謂太山之毫芒耳及後終於
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莫不東首而
長想嗚呼師雲行鳥飛於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
勢霄壤之遼也顧王公貴人雲泥之異也一旦以其
所爲之書獻之天子爲之動容天下靡然嚮風而使
其乃宗乃祖吾佛無上妙道明白於萬世而卒酬其
抱道輔教之志非其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

其書必有掩卷而三嘆者也嗚呼

師之道譽聲德旣其超邁故後世學者或當時在位道贊人主師表於天下後世者皆仰而慕之若天雲日星焉故有尋遺風想遐迹瞻頌稱讚不已有若前所記淨因大覺璉禪師將師之白雲謠若江西洪覺範之禮師之骨塔詩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弔師之古詩凡百韻者西蜀住龍舒天柱山靜禪師遙慕詩而序贊者若靈源惟清禪師之跋詩二手帖而伸贊之者今皆筆之于此或詳或畧以備研覽而發季世學佛者之志操焉其淨因大

拋擲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其明聖賢出處之際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詳正汪洋浩渺尤爲博瞻總號之爲論原其如詩書序贊記傳表啓銘誌題述評辯是是非非所謂太山之毫芒耳及後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莫不東首而長想嗚呼師雲行鳥飛於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勢霄壤之遠也顧王公貴人雲泥之異也一旦以其所爲之書獻之天子爲之動容天下靡然嚮風而使其乃宗乃祖吾佛無上妙道明白於萬世而卒酬其抱道輔教之志非其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

其書必有掩卷而三嘆者也嗚呼

師之道譽聲德既其超邁故後世學者或當時在位道贊人主師表於天下後世者皆仰而慕之若天雲日星焉故有尋遺風想遐迹瞻頌稱讚不已有若前所記淨因大覺璉禪師將師之白雲謹若江西洪覺範之禮師之骨塔詩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弔師之古詩凡百韻者西蜀住龍舒天柱山靜禪師遙慕詩而序贊者若靈源惟清禪師之跋詩二手帖而伸贊之者今皆筆之于此或詳或畧以備研覽而發李世學佛者之志操焉其淨因大

覺璉禪師送師之白雲謹者已見前之後序中此不煩錄矣

今既以陳令舉所著之記爲前叙舊得一叙不書名不知何人所作或云瑩道溫觀其文藻美麗或近倡之他輩不能爲也而中間叙其爲文之所以而不甚流類不免隨爲葺正之仍舊綴末云

禮嵩禪師塔詩

三十韻

石門釋惠洪作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有異要之手則然晚世苦陵夷講習失淵源君看投迹者紛紛等狂顛韓子亦儒衣倔強稱時賢憑陵作詬語到死不少悛後世師韓輩冗長猶可憐趨名不自信泛逐工詞言

樸述
鐫
譚然皇祐初飛聲聞喧闐田永動成羣怒癭空自懸
縮首不暇息兀坐如蹲猿堂堂東山公才大德亦全
齒牙生風雷筆陣森戈鋌隱然湖海上長庚橫曉天
作書肆豪猛揮斥莫敢前羣兒雖貌敬臆論已不專
書成謁天子一日萬口傳坐令天下士欲見嗟無緣
功成還山中笑語答雲烟我來不及見山水自明鮮
人門寂無聲修竹空滿軒永懷翛然姿骨目聳清堅
僮奴豈知此住茲亦弥年指余以石塔草棘北峯巔
再拜不忍去聽此遶澗泉吁嗟末運中那復斯人焉
文章亦細事清苦非所便但愛公所守遠拍諸祖肩

遲遲哦公詩落日滿晴川願持折腳鎗結茅西澗邊
歲時邏松檜來此掃頽磚

吊嵩禪師詩

并引

南海楞伽山守端述

建中靖國改元辛巳冬十一月旣望余抱遠公文
集自廬嶽而東圖入木錢唐布流天下乃特詣師
故居永安精舍之後嶺端蒙雪霜排榛莽於所藏
閣維不壞之五相舍利小石塔前恭備香羞茗燭
等作禮以供焉因抽鄙思爲五言古詩凡一百韻
長跪端想誠百其心祭若有對遂作南音稽然以
諷之庶不忘其本而聊爲攀慕悼之之誠也禪師

平日有詩云異鄉風俗客不惡但欲南音來耳邊
余連與藤東西交徼最爲密邇禪師遷寂在於熙
寧五年之夏余纔八歲其實忝師里中之晚生所
作南音不得不尔苟不離正受庶其裁擇焉

覺城否復隍慧日書有食苟無明哲士曷以救顛仄
緬惟東山師降靈自天德申甫寧加諸奮身若葡萄
吾法傾不綱蒼黃莫之測洗洗排佛徒岩岩侍君側
適操權衡者兼領辭翰職率意務品藻庶形在埏埴
唐書預之修韓語例增飾竊自比丘軻拒我過楊墨
惜彼述至言曾之通皇極廢道專以人訐惡肆其力

焚焚必有待伐削豈容刻愚俗初易欺聖主終難惑
當時禪講輩動類百千億獨誰敢枝梧縮手俟微纒
唯師奮然作感憤形諸色一言塗腦肝萬卷羅胸臆
人爵猶唾遺冥鴻詎籠得蠢蠢嗟東人遲遲別南國
歷楚仍騁吳百城慕知識義龍雲之天禪虎角而翼
誅茆靈峯西殺簡仙源北著書劬龍猛護法掌司直
正宗序昭穆原教辯離卽謂儒釋二教離殊
嶺峯詞海彌滔沍紛葩若輝散宏麗尚典實匠媧補
穹旻効禹導溝洫動成幾百卷經世爲模則斯文千
古雄斯義萬夫特據理從所征處戰無弗克吾皇遇

唐虞吾相遭禹稷抱書乃西獻乘時闢凶寒喜覺明
光殿撫念加歎息賞其繫表才鬱爲天下式謂嘗獵
英雋忽此遺聲弋小避三公位高憑四依軼慧日昏
復明禪經亂還緘智林久宜茂福田廣須植大信過
豚魚至仁周動植良可班諸藏尋卽邇所救略去五韻飛
章類席卷橫議同鏡拭春喉那補爨樹口掛拱默始
知猛陵翁卽師里名彼多猛陵男子故原筮無遺憶金湯義存存
涇渭情湜湜略去二韻旣而謂東歸湖山夢還憶列戶翠
可染當窓秀堪織風尚清散爲僧年白駒逼孰貴秉
燭遊鼓缶歌吳日林遠爭追隨宗雷苦淒惻禪誦心

稍隙騷雅興仍亟道行愈峻卓德聲轉輝絕略去七韻宴

坐君無何遺偈見敦飭大梅鼃鼠聲匪我相囚福師

終傷云不偈大梅老貪隨鼃鼠聲云奄然遂長往休徵難具仿明發鷺

峯下閣維火初熄五相堅不化鮮柔光耀翌燦若金

出鉞瑩如玉分功式旌無妄犯奉法剛而寒靈山衆

咸覩望林加渴醽尅奇冠前籍景仰動殊域王公競

嗟駭士庶增惻悞略去二韻共收鶴林骨合葬鷺山肋略去

韻澗猿徒自號書魚蠹誰蝕僧史半十料工歌全九

韻略去六韻致我來吳楚慕師自岐嶷獲記楞伽遊誦味

踰繪職師有遊吾涇川燕嘉亭及楞伽山寺記也哲人旣云殂至道亦將

踣已乎三十年臨弔徒深尅妙峯高爲塔梵天廣成
國或作異萬物備蒸嘗五雲爭輔翊乾坤或幾息海山
有時泐師其道與名勃然長鬚鬚

余研味其詩雖風調氣韻高爽奮勁而中間凡用事綴韻過于迂僻今畧取其辭意簡雅超邁之句次成七十三韻亦可見其才志向慕之誠至焉

贊明敎大師

并叙

龍舒天柱山修靜述

始余讀嵩禪師輔敎編愛其文落落有奇偉氣而能發揮釋氏之道以諭夫當世名儒釋子之不知敎本者俾之達性命之奧見聖賢所以施敎敷化之心而不淪於是非相戰之地

中間叙繁處皆畧之

若夫統之有宗而

窮深及微則尚恐二家之學者或未易曉其邊徼况能究其道而見其全乎及其示寂後閣維而五物不灰然此雖師之糠粃而以歿故已方見信於其徒則其所蘊精粹要妙而不獲見知於人者多矣嗚呼道之難傳也若是乎予甚悲之其道雖能化當世名儒而不能盡化其徒故師歿後其真風勝軌不甚章章絢爛於世茲或希世之才黃鍾之音不投於里耳小器哉予晚路末學不遑洒掃于庭宇而覩望餘光徒臨風揮涕有胡不萬年之歎也今採其遺芳稽首長想系之以贊云

藤山之東紫雲浮空爰有僧龍名配維嵩自脫襁褓
居仁由孝冰雪其躬律儀是傲遠覽高翔遊吳暨梁
道繼佛祖欲隱弥彰適丁祇園謗談四起縱筆成書
盖不得已旣而撲滅曇花重榮嘉祐之間獨飛英聲
帝澤屢霑公卿折節咄嗟吾徒反肆駛舌遂賦歸歎
安於覆盂少林食毒異軌同途小智自賢所在成市
頽然誰儔理固宜尔太阿出匣斬蛟戮螭用之補履
曾不如錐荅焉云逝遺迹莫繼凜乎真風永燭氛翳
嗟乎鯁生不克祇承每一念至氣填于膺竟何能爲
只益慚忤聊筆清芬式告來學

題明教禪師手帖後

首二

靈源叟

吾佛大法盖世出世間千聖萬靈道德性命之本源
源深本妙非思議可及其應緣揚化也當必資開士
因王臣之力啓物信而禦外魔開士出盖視法運之
通塞決與世致益不苟然也藤州明教大師嵩和尚
其人歟妙達玄宗博極世解出皇祐至和間見外黨
有致吾法之瘡疣者則曰予竊菩薩權爲如來使辯
而明之以度彼惑俾歸正趣實所任職矣於是著書
聞奏蒙
仁宗皇帝嘉賞勅入經藏班行天下於是魔雲廓而

佛日輝也和尚旣建功德於教門其英聲茂實壯飾其曹稍蘊知識舉知欽慕而比年法值下衰人根鄙劣喜剝染之便爭變形服竊入吾家紛情世塵濫廁僧倫者皆是見聞思慮不脫俚俗何高德勝義之能講慕哉實因擇言上人當此時能竦所聞而矜所慕其賢於濫廁之流者故可稱也雖久游禪林服業祖道而於弘教大士知開導耳日起睎瞻之志也故在京師聞律僧有上世與明教相厚善者乃訪問之彼爲道前事且出此帖示之擇言苦求得之珍收南來以示余若有異獲因語之曰汝企其人而重其遺迹

書莫不歎服敬而禮之復緣淺識講解輩毀其宗門故撰正宗記定祖圖以辯其說亦奏上行之旣而還東吳示滅靈迹甚異具如傳記其牆岸法門啓迪信路雖古高僧之雄者不過爾耳禪人實智得其遺帖求跋故援毫信手愧不能述其萬一也靈源叟書至聖至言回偏樹正皇天皇覺決淺曠深大哉善哉福霑諸後重刊所疏續續斯云

鍾津集重刊疏

夫明教大師乃是大乘菩薩知佛法有難於是乘

大願輪復生世間著書輔教者也昔宋之鉅儒縉紳先生嘗評其文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斯言是矣歐陽子云不意僧中有此郎耶當時排佛之心已廓然熄滅而無餘矣古今僧中之爲文者多而未嘗有出其右者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自昔兵變已來書板磨滅後之學者無所見聞爲可憂也茲欲重刻吳中所費繁夥於是綴䟽仰謁羣賢同道學者覩茲勝事得無慨然贊助者乎

爲因緣而出現世間咸宗鷲嶺以文章而輔轍聖諦惟尚鐔津深窮萬法之原同人三乘之藏讀之可以

謂人天之眼目統之可以掃儒釋之藩籬好書而不好此書孰謂好學明道而不明斯道豈曰明心欲重刻雲間益廣傳于天下致永叔黎明之見名重一時遭

仁宗天縱之資功垂萬古羣賢旣遇勝事當成

洪武甲子春天台松雨齋沙門原旭撰

右松雨老和尚爲琦首座製䟽重刊宋明敎大師文集於雲間旣以化行開至二十餘版矣適琦公疾作不克成其事茲以天全獻首座愍邪法增盛發堅固志繼其芳猷一日持此卷過余堅密精舍命題于後

余雖不敏觀此勝因不覺踴躍而喜此集湮沒久矣
若使竭力成就大行于世正所謂揭慧日于中天耀
昏衢於叔世者也天全其勉之

永樂三年冬嘉興府僧綱司都綱天寧弘宗書

重刻鐔津文集後序

學有及物之功文爲載道之器學而不能利乎物徒
學也文而不能衍乎道空文也若夫推其道發於文
章肆其學以援斯人宋明教嵩禪師其人歟嗟夫吾
佛之教法心法也生靈同而有焉但爲虛妄所蔽不
能顯現汨四生淪六趣何由得已哉而吾佛愍之以

此心法隨器而諭俾各得乎本有或者不仰恩懷德
反生譏毀是則自毀其心非毀其教法也教中所謂
世智辯聰八難之一且不信而毀又非虛妄所蔽若
虛妄所蔽或能了妄卽真不信而毀則自昧其心自
昧其心猶種之敗芽之焦不復有發生之日矣得不
尤可愍哉而明教性稟生知能體佛意學則必欲援
世非徒學也文則必在明道非空文也況是時天下
學士宗韓氏以拒我故勸書原教諸文不得不作焉
學者總稗號鐔津文集斯文行世真救世明道之要
術也可一日而無哉舊版湮没人皆痛惜嘉禾天寧

首座天全獻公乃東海慧眼弘辯禪師之弟子施衣資重稗流行其亦明教之心也歟板既成請叙其後蒙晚生讀其文集有不得執筆從游之歎今獲廁名于後不亦大幸乎不亦大幸乎

永新八年歲在庚寅夏四月初吉

浙江杭州府徑山禪寺住持沙門文琇
鐔津文集卷第十九終

嘉興鐔津文集卷十九

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澤水端師禹刻
禹曆丁未仲春月徑山寂照庵

